

# 我叫刘跃进

典藏版

刘震云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我叫刘跃进

(典藏版)

刘震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叫刘跃进: 典藏版 / 刘震云著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6. 8 (2016.12重印)

ISBN 978-7-5354-8673-8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5683 号

## 我叫刘跃进: 典藏版

刘震云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张维 装帧设计 | 郭璐 媒体运营 | 刘峥


内文制作 | 姜华 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 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80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| 7.875

版次 | 2016年8月第1版 典藏版印次 | 2016年12月第2次印刷

字数 | 235千字 累计印数 | 1206000册

定价 | 42.00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
[www.cjxinshiji.com](http://www.cjxinshiji.com)  
出品

刘跃进是个厨子，他丢了一个包；在找包的过程中，又捡到一个包；包里的秘密，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，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。犹如一只羊，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；由于它的到来，世界变得不可掌控。

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，在讲述这个玩笑。也许他把你讲哭了，但你转念一想，又“噗啼”笑了。过后想起，又笑了。这种独特的“刘氏幽默”，深藏在作品的整体和每一个细节中。

刘跃进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 001
- 第二章 任保良 007
- 第三章 韩胜利 012
- 第四章 刘鹏举 016
- 第五章 严格 021
- 第六章 瞿莉 029
- 第七章 马曼丽 杨玉环 036
- 第八章 青面兽杨志 042
- 第九章 老蔺 贾主任 046
- 第十章 韩胜利 056
- 第十一章 曹无伤 光头崔哥 061
- 第十二章 瞿莉 066
- 第十三章 **刘跃进** 071
- 第十四章 青面兽杨志 078
- 第十五章 青面兽杨志 087
- 第十六章 严格 093
- 第十七章 刘鹏举 麦当娜 103
- 第十八章 赵小军 108
- 第十九章 老邢 115
- 第二十章 **刘跃进** 121
- 第二十一章 青面兽杨志 124
- 第二十二章 老邢 131

## CONTENTS

---

- 第二十三章 青面兽杨志 139
- 第二十四章 瞿莉 144
- 第二十五章 马曼丽 袁大头 154
- 第二十六章 韩胜利 164
- 第二十七章 老蔺 173
- 第二十八章 老齐 181
- 第二十九章 **刘跃进** 183
- 第三十章 小胖子 192
- 第三十一章 方峻德 195
- 第三十二章 老邢 198
- 第三十三章 **刘跃进** 203
- 第三十四章 老邢 207
- 第三十五章 **刘跃进** 208
- 第三十六章 马曼丽 215
- 第三十七章 曹哥 219
- 第三十八章 严格 223
- 第三十九章 老蔺 225
- 第四十章 **刘跃进** 229
- 第四十一章 曹哥 八哥 232
- 第四十二章 老邢 234
- 第四十三章 孙悟空 235
- 附录：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242

##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

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，是在老甘的“忻州食府”。老甘嗓子坏了，说话用的是气声。说话费劲，还说。杨志就着羊汤，吃完五个烧饼，老甘过来结账，收过钱，坐对面说，旁边五环路，大红门桥，昨天傍晚，一人从桥上跳了下来。想寻死，却没死成，只轧断一条腿。但五环路上，五辆车“砰砰”追尾。一辆“奔驰”横了过来，旁边车道上，一辆山西的运煤车，又将“奔驰”撞飞了。“奔驰”落下来，又一头撞到大红门桥的桥墩上。车里坐着一男一女，男的盆骨摔碎了，女的当场死亡。这事还刚开头，死的这女的，却不是那男的老婆，而是一个第三者。这头儿事还没处理完，那边医院乱成了一锅粥。老甘：

“你不能说这是大意，真没想到。”

杨志心里正有事，没理这事，抄起桌上的腰包：

“老甘，这回的烧饼，用的是啥面呀，一股哈喇气。”

老甘：

“让你吃出来了。但你说错了，这回不怪面，怪上头的芝麻。卖芝麻的老胡，把去年的陈芝麻，掺到今年的新芝麻里。透过一粒芝麻，我算看透一个人。”

这时间：

“上回让你找那人，你找着没有？”

杨志和老甘是山西老乡，老甘是忻州人，杨志是晋城人，虽然一个是晋北，一个是晋南，但毕竟是老乡。杨志常到“忻州食府”吃饭，却不是冲着老乡不老乡，而是冲着老甘熬的羊汤。老甘羊汤熬得好，羊的骨头架子，也是从集贸市场买来的；骨头架子是一样的骨头架子，但老



甘熬出的羊汤，就是比别人家熬得鲜、浓、香。老甘仗着羊汤熬得好，便在烧饼、凉菜、热菜上做些手脚。杨志又不喜。杨志听人说，老甘的羊汤所以好喝，是因为他在羊汤里，放了大烟壳子，人一喝容易上瘾。上月二十五号夜里，老甘一家正在睡觉，一个贼溜了进来。事后能看出，贼是过路贼，没来踩过点，也不了解老甘。饭店前脸是些桌椅板凳，没啥可偷的；后脸厨房放些锅碗瓢盆，也没啥可偷的；贼好不容易撬门进来，还是惦着偷点儿钱。贼以为钱放在卧室，一家人睡觉的地方；但老甘有心眼，钱没放在卧室，一天盘点完，把钱裹在一塑料袋里，放在厨房一芝麻坛子里。坛子上边是芝麻，里面却埋着钱。老甘不把钱放到卧室，是怕老婆孩子乱拿；本为防老婆孩子，谁知防着了贼。贼在卧室摸了一遍，柜子箱子，一家男女脱下的衣服，连老甘枕头边都摸了，只摸出三块五毛钱。贼百思不得其解，一个人蹲在床边犯愣。没想到老甘早醒了，就是没吱声，看贼蹲床边犯愁，终于忍不住了，“嘀嘀”笑了两声。他大喊“捉贼”贼不怕，这阵势贼见多了，有人突然发笑，老甘嗓子坏了，用的又是气声，那贼吓得头发都支棱了，自己大喊一声“有贼”，夺门而出。但贼不走空，窜过前脸饭厅时，把老甘挂在墙上的皮夹克给顺走了。皮夹克里没有钱，皮夹克说起来也不是皮的，是仿皮的；就像老甘的饭店，巴掌大一点儿地方，却叫“忻州食府”；但皮夹克口袋里，却有一个小学生算术本。“忻州食府”旁边是一集贸市场，再过去是一建筑工地，许多卖菜的，建筑工地的民工，也常到老甘的“忻州食府”吃饭。来吃饭的，都是为了吃饱，不是为了吃好，就给老甘在饭菜上做手脚留下了空当。这些人，身上的钱是有数的，吃着吃着，钱不够了，就欠下老甘许多账。单个儿来吃饭的，一般不欠账，一顿饭吃多少钱，事先都盘算好了；三五个人来，一人请客，容易欠账。因有人请客，大家就放开了，吃着喝着，菜不够了，酒不够了，请客的又假仗义，再要酒菜，身上带的钱不够，只好欠账，下次来吃饭时再还。这一笔笔账，就记在这算术本上。算术本，就装在皮夹克衬里的口袋里。本来账本没在皮夹克口袋里，老甘就把它挂在墙上，与皮夹克并排。一天，在集贸市场卖羊骨头架子的内蒙的老塔，到“忻州食府”来吃饭，等菜的间歇，闲来无事，从墙上摘下这本看，边看，边大声朗诵欠账人的名字，及他们欠下的钱数。老塔念得起劲，老甘看饭

馆还坐着别的客人，怕这事传出去，欠账的人会不高兴，影响自个儿的生意，便从老塔手里，一把夺过账本，顺手掖到了皮夹克口袋里。本来是偶尔一掖，之后成了习惯，记过账，就掖到皮夹克里。没想到这账本，被贼给偷走了。账一笔一笔很碎，加起来，估摸有一千多块。其实谁欠“忻州食府”的账，老甘心里也清楚，他心里也有一本账，但账本被人偷了，做生意总显得晦气，也怕查无实据，欠债的人赖账，老甘便想把它找回来。老乡杨志，常来“忻州食府”，言谈话语之中，似与干这行的人熟；杨志到底是干啥的，老甘没问，杨志也没说过；无非行为举止，能看出个大概；老甘便托杨志，看能否找到这贼。老甘：

“皮夹克我不要了，他把账本还回来，再给他二十块钱。”

现在又问这事，杨志照地上啐了一口痰：

“一边让我找人，一边还收我饭钱，透过一顿饭，我也算看透一个人。”

老甘攥住钱，用气声说：

“瞧你说的，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吧。”

杨志没理老甘，拎腰包出门。临出门时，从饭桌上拿一张餐巾纸擦嘴，发现门边桌前，坐着一瘦女孩，在吃一碗羊杂面。但她没吃，看着窗外路过的人发呆。街上的路灯亮了，人走得有些急。杨志离开“忻州食府”，走了半站地，摸口袋掏烟，突然想起自个儿的烟落在了“忻州食府”。想回去取，又觉不值当；便到路边烟摊买了一盒，撕开口，抽出一支，点上，再往前走，刚才在饭馆吃面的那女孩跟了上来，撵上杨志问：

“大哥，玩吗？”

杨志这才知道，刚才吃面的女孩是只“鸡”。留意看，小骨头小脸，也就十七八岁。又盯，发现这女孩不像街边的鸡。街边的鸡看人，眼神都像猫看老鼠，早不拿这事儿当事儿了；这女孩看杨志，却像老鼠看猫，说过这话，脸羞得绯红。不是因为她是“鸡”，是这绯红，也不是绯红，是“鸡”在害羞，在世界上已少见，让杨志心动，本不想玩，也想玩了。杨志点了点头。那瘦女孩便领着杨志，往她住处走。杨志边走边问：

“你哪儿人？”

瘦女孩：

“甘肃。”

杨志：

“干多长时间了？”

瘦女孩看杨志一眼，又低下头：

“我说昨天，你也不信。我来北京找俺哥，谁知他换了地方。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也停机了。干这个不为别的，为攒个车票钱。你就当我说瞎话吧。”

杨志倒“噗啼”笑了：

“咱俩这辈子，说不定就见这一面，你干一年，我也没吃多大亏，你昨天才干，我也没占多大便宜。”

两人又往前走。杨志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瘦女孩抬脸：

“二十三。”

倒出杨志的意料。做这行的都说自个儿小，这女孩看上去十七八，却说自个儿二十三，倒是个老实人。杨志：

“你贵姓？”

瘦女孩：

“免贵姓张，就叫我端端吧。”

杨志知道这“端端”，该是假名。可叫上，答应，就是真名。一个称呼，真与不真，重要吗？说话间，已走出两站路，好像还没到地方。杨志停住脚步：

“还有多远？”

端端指着前边：

“不远，就在前边。”

两人又走。但这“前边”，又走出一站多地，终于拐进一条胡同。胡同里有些脏，手挨手，有仨公共厕所，厕所里的汤水，溢到胡同里，路灯坏了，下脚要看地方。走到胡同底，拐过弯儿，又是一条胡同。杨志打量一下左右：

“安全吗？”

端端：

“大哥，领你走这么远，就图个安全。”

终于，走到胡同底。胡同底有间屋子，房门就开向胡同。墙上的石灰缝，横七竖八，抹得跟花瓜似的，能看出这墙过去没有门，屋门是临时圈出来的。屋门是大芯板，风一吹，有些晃荡；门框，是用几根木条钉巴在一起的。端端从裤子里掏出钥匙，弯腰开门，进屋，开灯；杨志看看左右，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心里踏实下来，也闪进了屋。端端扣上门，杨志打量屋子，也就七八平米，靠墙搁着一张床，地上摆着些锅碗瓢盆。端端：

“大哥，开灯还是关灯？”

杨志想了想：

“关灯吧，关灯保险。”

关上灯，两人开始脱衣服。到了床上，杨志知道端端有二十三。手嘴的用处，一切都懂。杨志一开始还主动，待入了港，端端竟开始调理杨志。看她身瘦，杨志本不敢大动，谁知几个回合下来，瘦小的端端，在下边，竟把杨志，玩于股掌之上。杨志这才知道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杨志本无兴致，心里还想着别的事，现在被端端逗弄得，也兴致大发。正得趣处，屋门“哐当”一声被撞开，屋顶的灯“啪”的一声被打开，呼啦呼啦，闯进来三条大汉。三人嘴里皆喘着粗气，粗气里喘出酒气。突兀间，杨志被吓出一身汗；一开始以为是警察，但看这三人的糙皮和粗脖子，又不像；反应过来，去抓自己的衣服；但他的衣服，连同那个腰包，早被一大汉抢到怀里。另一大汉二话没说，照杨志脸上，结结实实扇了一巴掌：

“操你妈，敢强奸我老婆！”

杨志光着身子，顾不上捂脸，捂自己的下边：

“大哥，弄错了。”

看端端。这时端端变了一个人，开始捂着自己的脸哭：

“我正在屋里做饭，他窜进来，拿刀逼我。”

这时指了指窗台。窗台上原来放着一把刮刀。第三个大汉抢过那刀，指着杨志：

“公了还是私了？”

杨志这才明白，他遇上了打劫团伙，端端就是他们放到外面的鱼饵，杨志一不留神，咬着了这钩。杨志这才明白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抢衣服的大汉，开始毫不在意地搜杨志的衣服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、钱包，从钱包里掏出钱和银行卡。又拎起腰包打量，腰包的带子断过，打了个结；打开腰包，从里边又掏出一大沓钱。掏完钱，拿出一身份证，看着念：

“刘跃进。”

仰起脸问：

“你叫刘跃进？”

杨志自认倒霉，不再理他。但这也臊不着谁，那人低头看身份证上的照片，对着一身光的杨志端详：

“不像呀。”

杨志这才明白，祸从老甘的“忻州食府”起，一切都怪这腰包。自己在“忻州食府”，从腰包里掏钱，被瘦小的张端端看到了。

## 第二章 任保良

在工地，大家都知道，刘跃进是个贼。贼一般在街上偷东西，或入别人家盗窃，刘跃进不上街，也不去别人家，偷东西就在工地。在工地也不偷盘条、电缆和架子管，就偷工地的食堂。刘跃进是个厨子。偷食堂也不在食堂，在菜市场。刘跃进每天早起，要到菜市场买菜。在菜市场也不偷，韭菜、萝卜、白菜、土豆、洋葱、肉等，明码标价；但一个工地几百号人，一回洋葱土豆买得多，就能讨价还价；一斤便宜五分钱，几十斤下来，就能省出几块钱；固定一个摊买，不朝三暮四，又有讲究；还有肉：瘦肉，五花，或只买脖子肉，价钱又不一样。大家说，整个工地的人脖子都粗，和整天吃刘跃进的脖子肉大有关系。但贼被捉住才叫贼，刘跃进这贼无法捉，就不能叫贼。这时大家生气的不是有贼，而是这贼无法捉。工地包工头任保良说：

“原以为，贼被捉住才叫贼，谁知没被捉住的，才叫贼呢。”

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，是十几年的老朋友。任保良是河北沧州人，刘跃进是河南洛水人。十六年前，任保良，在洛水坐过两年多牢。刘跃进有一个舅舅，在洛水监狱当厨子。舅舅叫牛得草，大眼睛，四十岁之前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亮；四十岁那年得了白内障，世间万物，在他眼前一片模糊。模糊之前，牛得草说话慢条斯理；模糊之后，开始高门大嗓，见人就说：

“别看眼睛瞧不见，我心里清楚着呢。”

牛得草眼好时，刘跃进随娘走姥姥家，牛得草不大理人，刘跃进有些慥他。牛得草虽是一监狱的厨子，但架子很大。大不大在厨子，而在“监狱”。集市上饭馆的厨子，每天须把饭菜做好；监狱的厨子，每天须

把饭菜做差；犯人吃饭，想做好，也没条件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三顿皆是：咸菜、粥、窝头。到饭馆吃饭的人，饭菜差了就骂厨子；监狱里的犯人，吃好吃坏，都不做声；见了厨子，反倒低声下气。饭馆的厨子看不起牛得草，牛得草也看不起别的厨子：

“妈拉个×，普天下，都见做饭的伺候吃饭的，哪见吃饭的伺候做饭的？”

高门大嗓后，人欺他眼看不见，同事，熟人，见面爱抹他脖子。“吧唧”一声，从脑袋抹到脖项，转身走开，牛得草不知是谁。这年冬天，刘跃进随娘去监狱看舅舅，牛得草带他去集上，给监狱买咸菜疙瘩，一熟人又上来抹牛得草的脖子。牛得草担着担子习以为常，八岁的刘跃进上去踢了那人一脚：

“操你娘！”

那人被骂急了，反手掴了刘跃进一巴掌。刘跃进哭了，聚上来许多人。牛得草也骂刘跃进：

“玩儿呢。”

待走出集市，抚着刘跃进的头：

“打虎还靠亲兄弟，上阵还靠父子兵。”

落下泪来。从此开始亲近。任保良在洛水坐牢时，刘跃进已娶了老婆。当时任保良开卡车跑长途，贩煤，贩粮食，也贩化肥和棉花；分季节，啥赚钱贩啥。这天从江苏高邮拉了一车活螃蟹，往陕西潼关运；走到洛水路卡，被警察扣下。车超宽，也超高。任保良悄悄塞到拦车的警察口袋里二百块钱，警察没说什么；任保良开起卡车要走，从岗亭又下来一警察，重新检查他的证件，说他手续不全，又要扣车。任保良不愿再花钱，看看车上的活物，螃蟹们吐着沫，瞪着眼睛在着急，任保良也着急；检查证件的警察又来找碴儿没啥，收了他钱的警察也不帮他说话，转身走开，惹恼了任保良。任保良上去揪住他，让他还钱；这警察也急了，说没收他钱，两人撕巴起来。警察抽出警棍打任保良，任保良挨了三下，夺过警棍，打了警察一下。警察三棍打在任保良肩上、腰上和背上，任保良一棍打在警察头上，登时冒了血，人“咕咚”一声，倒了。砸别人头事小，砸警察的头，事就大了。本是轻伤，也就出了点血，经医院鉴定，成了重伤，脑震荡，加上妨碍公务罪，任保良被判了

两年零八个月。这天刘跃进到县城买猪娃，他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李爱莲，李爱莲有一个姑家的表哥叫冯爱国，冯爱国因偷了邻村的牛，一头母牛，带两个牛犊，被判了八个月，也住在监狱。李家爹娘死得早，李爱莲从小由姑姑带大。监狱一个月让探一回监，这天不是探监的日子，李爱莲知道刘跃进的舅舅在监狱当厨子，便托刘跃进给冯爱国往监狱捎了一只烧鸡。刘跃进在县城买过猪娃，去了监狱，把烧鸡交给舅舅牛得草。牛得草把冯爱国从号子里叫出来，把他带到监狱厨房，把烧鸡扔给他，让他蹲到墙角去啃。待烧鸡啃了一半，号子里有人喊：

“我叫冯爱国，我叫冯爱国。”

这才晓得蹲在厨房啃烧鸡的不是冯爱国，是河北的任保良。牛得草到号子里喊冯爱国时，冯爱国这两天拉稀，去了茅房，任保良顶着冯爱国，来啃烧鸡。牛得草上去抽了任保良一耳光：

“妈拉个×，河北没有烧鸡？”

又上去用脚踹：

“欺我看不见是不是？外头欺我就算了，你们也敢欺我？”

又抄起擀面杖，没头没脑往任保良身上砸。刘跃进看任保良抱头挨打，不敢动弹，也不敢出声，嘴里还嚼着烧鸡，有些不忍，上去拉牛得草：

“舅舅，算了，不就一只烧鸡？再打，也从他肚里掏不出来了。”

任保良这时哭了：

“不为吃口鸡，两年多了，没一个人来看我。”

两年零八个月到了，任保良出狱了。任保良出狱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到刘家庄看刘跃进。去时，带了十只白条鸡。五年过去，任保良成了北京一建筑工地的包工头。这期间两人没有见过，但有书信来往。又五年过去，刘跃进离了婚，心中正在烦恼，便离开河南洛水，来北京投靠任保良，在工地当了厨子。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，两人还是朋友；现在有了上下之分，两人就不是朋友了。或者，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，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。或者，私下里是朋友，人多的场合，须有上下之分。刘跃进懂这个理儿，私下叫“保良”，一有人，马上改口“任经理”。任保良看他懂事，加上有十几年前一只烧鸡顶着，虽然知道刘跃进在食堂捣鬼，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一次刘跃进喝多了；一



起喝酒的几个民工，在议论任保良；民工议论包工头，难有好话；刘跃进酒前酒后是两个人，酒前说话过脑子，酒后就忘了自己是谁，也随人说起了任保良；说现在没啥，顺嘴秃噜，说起任保良十几年前在洛水坐监的事，如何因为一只烧鸡，在厨房挨打。这话传到了任保良耳朵里。任保良不愠自己坐过监，动不动还说：

“妈拉个×，老子监狱都蹲过，还怕你们这些龟孙？”

但自个儿说行，别人说就不行了。或者，别人说行，刘跃进说就不行了。这一下，两人彻底不是朋友了。任保良本想把刘跃进打发走，只是担心弯拐得太陡，显得自己心量小；便不动声色，还让刘跃进当厨子，但不让他买菜；等刘跃进自个儿觉着没了油水，提出走人。恰好任保良有一个外甥女，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也从沧州来北京发展，投奔任保良，任保良便把她安排到工地食堂，专管买菜。刘跃进知道祸起一句话，祸是酒惹的，也想一走了之，再待下去双方都难堪；但中国别的不多，人多，另外的地方一时也不好找；工地挖沟爬架子的活儿好找，到食堂当厨子不好找，也就臊着自己先待下去，等有了机会再说。任保良的外甥女叫叶靓颖，任保良瘦，叶靓颖胖，十九岁，二百一十斤。身胖，胸却是平的。叶靓颖兴冲冲地上了任，每天早起，骑一辆三轮车，屁股一扭一扭，到集贸市场买菜。买一道菜，记一道账。一把葱，一头蒜，都记在算术本上。一个月下来，密密麻麻，积了两大本。但她哪里知道菜市场的门道？一个月下来，叶靓颖买菜花出的钱，比上个月多出两千多块；食堂吃的，却没有上个月好。月底结账的时候，叶靓颖把两本账递给任保良，任保良把算术本“刺啦”“刺啦”撕了，扔到地上：

“不能不说，你是个老实人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用老实人，还不如用个贼。”

又撤下叶靓颖，让她在厨房馏馒头、蒸大米，重新把买菜的事，还政刘跃进。刘跃进这时倒端上了架子，嘬着牙花子说：

“任经理，岁数大了，说起这买菜，我也转不过那些菜贩子。”

还替叶靓颖说话：

“真不能怪咱外甥女。”